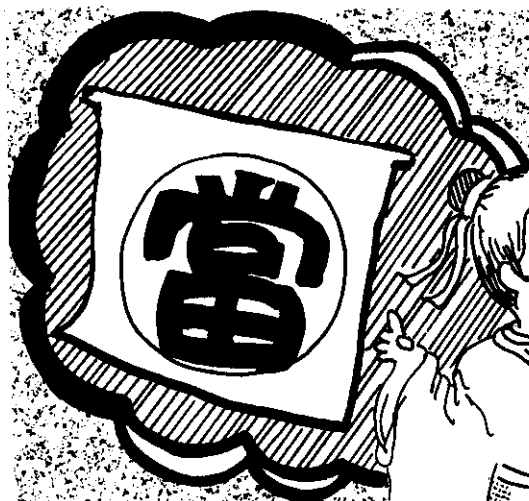


惡廚師



文：蠡舟
圖：王秀代



辛朝柳是南京惠氏當舖的廚師。這家當舖是山東臨沂人于明舟開設的。

于明舟的父親于凱是當地土財主，不過由於他樂善好施，經常周濟貧困，頗受鄉里愛戴，名聲不錯。

明初，有錢人如果沒有「功名」，或幾門有勢力的親戚撐腰，很容易成為衙門胥吏訛詐欺凌的對象，于凱有鑒於此，便把妹妹嫁給吏部書吏陳維邦，書吏雖算不上什麼大官，但掌握著分發派令及昇遷調補的關卡，各級官員都不得不買他的帳，所以總算攀上第一門親戚。

同時，為了改換門第，又讓兒子明舟讀書

，可惜明舟天資平庸，經過多次鄉試，才考上第一名秀才。想中舉人，簡直門都沒有。不過既然進了學，也算有了功名，可以和官宦之家聯姻了。幾經鑽營，終於娶了荷澤縣縣令秦潤的女兒巧珠為妻。

偏偏這位巧珠小姐性情乖戾暴虐，自以為嫁給鄉下秀才太委屈，常常摔鍋砸碗，凌辱丈夫，可憐懦弱的于明舟，被這位悍婦折磨得有苦無處訴。只得借入京謀職為由，遠走金陵。投靠姑丈。

在明朝秀才出身是謀不到官職的。好在於家沒有錢，便在北京置產開家當舖，並把家中管事于成、廚師辛朝柳也

辛朝柳知受騙，便將主人娶妾之事和盤托出，巧珠聞言大怒。



召來了來，當鋪生意興隆，很有賺頭。于明舟又娶了房東的女兒倪翠芸為妾。翠芸的父親是應天府的差役，原不肯把女兒兒給人作小，陳書吏從中撮合說：明舟跟巧珠不合，也不會回山東，實際上是兩頭大，倪家才答應。

當鋪收益日增，在姑父的慫恿下，于明舟花錢捐官，捐了名九品典史，分發到江西興國縣任用。他當然想帶翠芸上任。但循例當了官，一定得返鄉祭祖。一返家鄉，家裡的母親老虎實在不好應付，何況娶翠芸

還是騙她的。

廚師辛朝柳曉得主人的難處，乘機提出加薪一倍，並另加麻袋費五十兩的要求，並揚言如果此一要求得不到滿足，回家一定把討小之事揭穿。于明舟大窘。但久歷官場的陳書吏有辦法，他把文憑先發給明舟，却叫辛朝柳暫時留在京師等文憑拿到後再回山東一同上路。

明舟回臨沂祭祖已畢，騙巧珠說：文憑在廚子手裡，自己先走一步，讓巧珠由辛朝柳護送送到南京會合一同赴任。巧珠不明底細就答應了。

騙過巧珠，明舟便逕回南京帶著翠芸走馬上任去也。算計著明舟已起身，陳書吏才把一紙公文封交給辛朝柳，叫他回山東。辛朝柳到家，發現明舟已走了，心想沒文憑怎麼上任呢？打開公文封一看，乃是一張白紙，始知受騙，一氣之下，便將主人娶妾之事和盤托出，巧珠聞言大怒，備了兩匹驢子，叫辛朝柳陪他去追趕。

趕到揚州，辛朝柳一想此地到江西路途遙遠，況且趕上了又如何

？主人怕老婆屬實，但對付自己卻有餘，打一頓板子；炒魷魚是免不了的。何不如此如此。主意既定，晚上騙巧珠去看戲，找個機會溜出戲院，牽了驢子及行李，逃之夭夭。散戲後，巧珠竟回旅店，才發現廚子跑了。幸好她身上有錢，但去江西工人路不熟，孤身婦女實在辦不到。不得已只得回臨沂。臨行前，還報了案。

再說辛朝柳，拐了驢子和行李，高興地渡了江，他不敢去南京或回山東，逕奔鎮江，住妥之後，委託旅店主人代賣驢子。店東請來牲畜經紀人，叫辛朝柳開個價。辛朝柳根本不懂得牲口行情，還冒充驢馬販子。

一開價，經紀人就大搖其頭道：「客官，這牲口來路不明吧？」辛朝柳作賊心虛，破口大罵經紀人混蛋，經紀人也反唇相譏。正爭吵間，恰有幾名差役趕到，問明原委，對辛朝柳道：「客官，你姓辛，是名廚子吧？」辛朝柳大吃一驚，不知是福是禍，承認好還是不承認，猶疑之間，差役鐵鍊一抖把他鎖了。原來是

揚州府追查本案的差役一來了。

揚州府判決贓物發還原主，辛朝柳刺字充軍，發配到滄州。管配軍的驛丞不過是九品小官，辛朝柳在南京多年，各級官員見過不少，想唬他一一唬，驛丞問他話時，他故意頂撞，並說自己已有後台，驛丞不能容忍，一頓板子打得他皮開肉爛。

不久，驛丞調升，新任也是位山東人，看不在同鄉份上照顧他，調他當伙伴燒飯。誰知賊性難改，竟剋扣配軍的伙食費，配軍們每頓飯僅只有兩片菜葉，就鬧了起來。新驛丞責罵了他一一頓，不再用他。又過了幾天，上級派員來點驗囚犯，辛朝柳反咬一口誣告驛丞剋扣囚糧。

驛丞等他說完，將他的案情始末細說一遍，點驗官勃然震怒道：「世間竟有如此惡徒，留他何用！」吩咐驛丞自行處置，驛丞暴打他一一頓，監中又無醫治療，不久生瘡潰爛而死。